

散文

# 母亲

■马雨华

母亲对我们的爱,如她头上的白发,浓密而纯洁。浓浓的母爱,给予了我很多,无声地影响着我,培养了我坚定、善良的人格基础。

爸爸远在百里之外的城里上班,与妈妈常年分居,妈妈在乡下带着几个孩子,还要种田。童年的印象中爸爸只有在农忙时节和春节时回来,我的人生成长经历受母亲的教育和影响颇深。

母亲在家务农十分要强。虽然没有男劳力,但母亲的庄稼种得非常好。印象最深的是夏天天旱时节给农田浇水,别人家有机器浇水,大家都在抗旱育苗,借不到机器,眼看禾苗就要旱死了,要强的母亲便在地里打了一口自压井,用人力抗旱育苗,年少的我们也去田里帮忙,但母亲怕累着孩子,总是不肯,有时忙到月亮升起来。就是靠着人力,我家的八亩庄稼保住了,我们秋季开学的学费也保住了。我陪着母亲去供销社连夜排队卖过棉花,去镇上卖过大蒜,看着母亲像男子一样搬运大包农产品,我心里暗暗下决心,一定要带母亲脱离苦难的生活,这也成为我求学上进的不竭动力。

母亲在乡下劳动,尽管很累,但她很乐观。想到在城里工作的丈夫,不仅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,而且家人还有进城生活的希望,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在这里接班工作,成为城里人。农转非的美好前景鼓舞着年轻的母亲。姐妹们也羡慕母亲嫁得好,到姥姥家走亲戚时几个好姐妹聚在一起,都夸母亲有福气。

父亲工作的矿务局每年都有农转非的指标,主要奖励生产一线有贡献的工人,解决其直系亲属的城市户口。1988年,我初中毕业时,父亲达到了符合直系亲属农转非的条件,消息传回来,邻居们都来祝贺,母亲终于熬出头了,母亲对带孩子进城生活也充满了憧憬。但中间出

了一段插曲,父亲单位符合农转非条件的人员多,指标有限,竞争十分激烈,矿上领导无法平衡,于是以家庭为单位限定指标人数,每家不超过三人。我们家兄妹三人加上母亲,只好有一人放弃。谁放弃呢?母亲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,一定要让孩子们都出去。我当时已接到了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,我对能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充满了信心,我不想落下母亲,就坚定地对爸爸说,让我妈去吧,我能考上大学!父亲拿着户口准迁证沉思了一下,坚定地说,还是你妈留下吧。我能理解父母的决定,机会总是留给孩子们,他们辛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为了孩子。就这样,除妈妈外,我们兄妹三人的户口都迁到了城里。

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也让父母亲意识到无论在城里或乡下,没有知识和文化都是不行的。在流行接班的年代,父母考虑到矿工工作的艰辛和危险,始终没有让我们接班的打算,而是鼓励我们上大学,到大城市工作生活。因为身边有很多鲜明的例子,母亲的眼光总是长远些,让孩子们读书上大学成了父母的新目标,所有的生活开支都为此让路,大型生产机具靠租借,怕影响我们学习彩电也不买,我们终不辜负父母的期望,三个人相继靠读书走出农村,到大城市工作生活。

我毕业后到许昌工作生活,弟弟工作生活在新乡,妹妹后来也来到了许昌工作生活;儿子出生后,我把母亲接到城里带孩子,父亲退休后也过来了,老家只有在节日才回去走走亲戚。每次回去,邻居看到母亲干练、利落的样子,总是说,巧(母亲名字)年轻时的苦没有白吃,现在享福了。与乡下田地里辛勤劳作的妇女相比,几年城市生活的母亲显得年轻、体面。母亲也体会到苦尽甘来。

进城后照顾孩子成了母亲的主要工作,我和妻能安心上班了。两个孩子和奶奶也极为亲热,听奶奶讲爸爸小时候的糗事,时不时挤兑一下爸爸,有时我竟无言以对,这样的天伦之乐让一家人都感觉很幸福。

孩子渐渐长大,脱离了大人的怀抱,特别是孩子上学后,忙惯了的母亲适应不了空闲的生活,总想找点事情做做。看到家里的旧衣服和旧床单扔了很可惜,母亲就把它们收集起来,打板、刻模缝制成手工鞋垫,拿到集市上去卖,一下子吸引了用惯了工业品的城里人,纯棉布鞋垫成了一大卖点,忙碌中的母亲又体会到生活的乐趣。她总是担心会成为我们的负担。

父亲生病期间,母亲总是不让我们陪护,说我们上了一天班已经很累了,就让我们回家休息。我们担心母亲身体吃不消,就要求替换母亲,母亲总在家里待不长,又匆匆来到医院,她放心不下父亲,怕我们照顾不好。我们也理解爸妈之间的情意。病中的父亲很依赖母亲,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,也不忘交待我们照顾好母亲。

母亲很热心,到哪里都能和邻居打成一片,小区里我不认识的邻居,母亲都清楚,并能和同龄姐妹成为好朋友,相约去散步,唠家常,晒儿子、晒孙子,自豪、满足之情溢于言表。我每年总要带她出去转转,她回来之后又多了和姐妹们谈论的资本。我们的母亲如果有文化,一定会是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。

母亲常知足地说,我现在就是死了也值啦,飞机、高铁、磁悬浮都坐过了,北京、上海、杭州这些大城市也去过了,以前仅仅听说的东西也吃过了。我笑她太容易满足了,用我儿子的话说,他还要带奶奶出国呢!

文讯

## 淮阳籍青年作家 彭永强《冰淇淋的眼泪》 出版发行

本报讯 日前,淮阳籍青年作家彭永强小小说集《冰淇淋的眼泪》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发行。

《冰淇淋的眼泪》一书精选了作者彭永强近年来发表在《山花》《中国铁路文艺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格言》《视野》《意林》等报刊上的优秀小小说近百篇,其中大部分文章入选中小学各种课外辅导读物、课外阅读读物及青少年阅读年度选本等,并有少量作品作为中考、高考模拟试卷阅读试题使用。本书所收录文章思路开阔,短小精悍,引人深思,意趣兼备。著名小说家、剧作家,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“飞天奖”优秀编剧奖得主墨白先生称赞这部作品“用心之作,韶华见证;嬉笑怒骂摹世态,寄寓深情于平淡”。中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、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得主海男如是评价:“《冰淇淋的眼泪》仿佛精美质朴的时间器皿,收藏着一个时代的寓言,在它短而微妙的篇章中,都有一个直抵内心的故事。此书是作家的冥想曲和思想的沉思录,每个故事都呈现出灵魂和精神的走向。这无疑是一本值得我们在枕边翻拂的书籍,恰如窗外清风明月。”

作者彭永强,曾用名笔名彭来歌、彭进等,1982年12月生于河南淮阳,文学硕士,自本世纪初以来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散文、小说、诗歌、评论、故事等2000余篇(首),逾150万字,作品被转载或收录各类选本多达数百余次,获得各种文学奖项数十次。曾参与河南第一部当代文学史《河南文学史·当代卷》的编撰工作。有作品入选中小學生教材、教辅及考试试卷等。出版有散文集《马桶上的思想者》等。

(周宛)

## 请允许我 叫你一声亲爱的

——献给远去的战友 ■张震

亲爱的,  
请允许我这样叫你,  
虽然我们并不适合用这样的字眼;  
亲爱的,请允许我这样叫你,  
虽然过去的时光并不曾有我陪伴;  
亲爱的,请允许我这样叫你,  
虽然以后的路我不一定相伴。  
但是,亲爱的,我得感谢这里,  
能看到你的身影,  
倾听你的声音,  
欣赏你的优雅,  
感受你的魅力!  
也许,明天这些都不会存在,  
世间所说的美好都会成流水。  
我知记忆从来不可靠,  
但我的心底永远有你。  
我知岁月从来无情,  
但花开花落始终有你的身影。  
你走我留,  
你比我勇敢,  
外面波涛汹涌,  
你敢踏浪前行;  
我留你走,  
这里虽然简单枯燥,  
我知要守卫你的梦与远方。  
亲爱的,请允许我再这样叫你,  
我想表白,但鼓不起勇气,  
不忍心阻挡你剖心做出的决定。  
我是涯岸草,注定流浪天涯;  
你是海棠花,要人呵护欣赏。  
亲爱的,你走吧,  
请允许我这样叫你!

小小说

## 中奖了

■孙全鹏

那天晚上逛商场,有人发了张宣传单,说凭借宣传单在一楼拐角处可领一份精美礼物。免费的礼物,不要白不要,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当即决定去领。我把宣传单递过去,售货员给了我一个挖耳勺,我苦笑了一下,心想,原来这就是礼物啊!不过,有总比没有强,毕竟是白送的嘛!正要离开,售货员问:“先生,您运气好,为庆祝公司成立10周年,您可以免费抽奖一次。”

“好啊!”我本来想早点回家,可免费抽奖不抽白不抽,又没有什么坏处,说不定碰上什么好运气呢。

售货员把抽奖箱从柜台下边抱过来,我让儿子抽了一张递过去,售货员打开后叫了起来:“你儿子手气真好,恭喜啊,恭喜,是个一等奖。”

“儿子的运气就是好!”我和妻都很高兴,满怀期待地说,“你快看看,一等奖是什么礼物啊?”

售货员把倒扣在柜台上的一张纸翻过来:“您看,一等奖是一折,可享受我们所有的商品一折。小家伙的手气真好,是个幸运星,今天是第一个呢。”

我们一看商品发现全是玉石,价格可都不便宜,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,最贵

的十多万元。我们傻了眼,心想:这么贵。

“你们可买一个金镶玉,一折,很划算的。快中秋了,给爱人买一个吧,她这么年轻漂亮,戴上去肯定会更漂亮的!”售货员的嘴很甜。

说实话,我早就想给妻子买一个礼物,又赶上一折,买就买。我对妻子说:“买!买一个!”可妻子嫌贵,有点犹豫。

“先选一个试试吧,不买没关系。要不您试试这个平安符?保平安的。”售货员接着说。

我赶紧说:“好,就这个。”这一个是最便宜的,标价3980元。

“你戴着真漂亮,多有气质。”售货员对妻子说,然后又转身面向我,“先生,你们一折花不了多少钱,几千块钱的东西,也就几百块钱的事。再说,这是纯玉的,和田玉,有收藏价值,这是鉴定证书。”她拿起一张鉴定证书让我们看,我和妻子仍然犹豫着。

“买一个吧,非常划算啊!398元,你省了不少。另外,银链子可以随时换,什么时候来,所有款式的银链无条件换。”售货员又增加了新诱惑。

妻子显然心动了,她把银链子反复地拿在手上问:“真的吗?”



“那当然了,绝对划算!我给您包起来吧!”售货员麻利地拿出了礼盒,准备包起来。

都到这个份儿上了,我别无选择了!我对妻子说:“要了吧。”然后付了钱。售货员微笑着说:“欢迎下次光临!”

回来的路上,妻子开始埋怨我乱花钱,她感觉这么小的一个平安符不值那么多钱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们又到那家商场闲逛,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:“你手气真好,一等奖啊,您是今天唯一的一个啊!”我和妻对望一下,无可奈何地笑了。